

洗星海跨越國界音符的力量與遺產

吳志良

二〇二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回望這場全球性的正義之戰，中國音樂家洗星海的跨國藝術實踐與精神遺產尤值得銘記。他以音樂為武器，不僅在中國點燃了抗戰的烽火，更通過國際舞台將民族抗爭的吶喊昇華為全人類的和平呼聲。從延安窯洞到莫斯科音樂廳，從哈薩克斯坦的草原到中亞的街道命名，洗星海的音樂跨越地理與文化的邊界，成為連接東西方、團結反法西斯力量的永恆紐帶。

用交響樂書寫東方抗戰史詩

一九四〇年，洗星海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配樂，這一任務成為他國際藝術生涯的起點。在莫斯科，他不僅完成了影片音樂的創作，更將中國抗戰的壯闊圖景融入交響樂語言。他創作的交響曲《民族解放》以四個樂章展現從國土淪喪到全民覺醒的歷程，其中第三樂章《保衛祖國》以《黃河大合唱》主題變奏為基礎，用西方管弦樂織體重構中國民間音樂基因，被蘇聯樂評人譽為「東方的《命運交響曲》」。

蘇德戰爭爆發後，洗星海創作了《神聖之戰交響曲》，這是世界音樂史上首部以反法西斯為主題的大型交響作品。作品以「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構建音樂敘事，第二樂章《法西斯瘟疫》用刺耳的不協和音程模擬轟炸聲，第四樂章《勝利的曙光》則融合蘇聯民歌《喀秋莎》與中國陝北信天遊旋律，象徵中蘇人民並肩作戰的決心。該作品一九四四年在莫斯科首演時，斯大林曾稱之為用音符鑄造的國際縱隊。

民間音樂與戰爭敘事的融合

因戰火阻隔歸途，洗星海在一九四二年輾轉至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在這裏，他化名「黃訓」，與當地音樂家拜卡達莫夫、伊萬諾夫等結下深厚友誼。他們共同探索音樂的民族性與國際性，洗星海將哈薩克史詩《阿曼蓋爾達》改編成交響詩，用馬頭琴音色模擬戰馬嘶鳴，以冬不拉節奏重構行軍韻律；同時，他創作的《中國狂想曲》巧妙融合廣東音樂《旱天雷》與哈薩克民歌《黑走馬》，成為中亞音樂史上首次中哈音樂基因的深度對話。

在阿拉木圖，洗星海完成了《滿江紅》組曲，將岳飛詞作的悲壯情懷注入多民族音樂元素。他採用「主題漂流」技法，主旋律先由二胡呈現，繼而由哈薩克庫布茲琴接力，最終在管弦樂中昇華。這種跨文化的音樂敘事，使作品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文化符號，一九四三年在阿拉木圖電台播出時，當地德裔反戰團體將其譯製成德語版本，通過地下渠道傳入德軍陣營。

構建反法西斯文化共同體

洗星海的創作始終具有鮮明的國際視野。一九四一年，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演講時提出「音樂國際主義」理論，主張「每個民族的抗爭旋律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樂章的組成部分」。基於此理念，他改編了蘇聯歌曲《神聖的戰爭》、波蘭民歌《華沙不會倒下》及西班牙國際縱隊戰歌，匯編成《反法西斯組曲》，在盟軍電台循環播放。英國報刊稱，「這些旋律讓倫敦防空洞裏的市民聽見了東方戰場的回聲」。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對猶太音樂元素的運用。在交響詩《涅瓦河畔》中，洗星海將上海虹口猶太難民區的民歌與列寧格勒圍城時期的音樂並置，通過兩個受難民族的音樂對話，控訴法西斯暴行。一九四四年該作品在紐約音樂會上演出時，猶太裔指揮家伯恩斯坦含淚指揮，稱其為「超越種族的安魂曲」。

跨國記憶與當代回響

洗星海的國際影響力在戰後持續發酵。哈薩克斯坦將阿拉木圖的三條平行街道分別命名為「洗星海大街」「拜卡達莫夫街」和「伊萬諾夫街」，象徵中哈音樂家的永恆友誼。在俄羅斯，莫斯科音樂學院至今保留着他使用過的譜架，架上刻着《黃河大合唱》的手稿片段，成為中俄音樂交流的聖地。

近年來，他的作品更成為跨文化對話的橋樑：二〇一九年，哈薩克國家交響樂團在「一帶一路」音樂節上演奏《中國狂想曲》，將草原駿馬與黃河波濤融為一體；二〇二三年，德國德累斯頓交響樂團重演《神聖之戰交響

曲》，在第四樂章加入烏克蘭民謠《第聶伯河畔》的即興變奏，以音樂回應新的和平使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重溫洗星海的國際實踐，可見三重當代價值：首先是文化抵抗的普世性。他證明民族音樂不僅是身份標識，更能昇華為人類共同的精神武器。正如《黃河大合唱》從延安傳唱至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音樂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本可共存。其次是藝術家的跨國責任。在阿拉木圖的飢寒交迫中，洗星海仍堅持創作，這種超越國界的藝術使命感，為當今全球動盪不安局勢下的文化工作者樹立典範。其三是歷史記憶的活化傳承。澳門成立了洗星海紀念館，哈薩克斯坦將洗星海故事納入中學教材，俄羅斯舉辦「星海音樂周」，都表明對抗歷史遺忘症需要創造性的文化敘事。

二〇二五年，當各國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時，我們不應忘記洗星海這位音樂家。戰爭的陰霾從未真正遠離，而藝術家們用音符編織的團結之網，始終是人類最堅韌的防線。從阿拉木圖的街道銘牌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這位人民的音樂家早已超越地理與時代的界限，成為永恆的文化使者。他的五線譜，是一座橋樑，讓所有嚮往光明的心靈在此相遇。



◀香港「2019經典名曲之夜」音樂會由內地合唱團與香港合唱團共同演繹《黃河大合唱》。

七日談

澳門篇

家國恨

炮聲轟隆逃故里
故里復遭日寇侵
燒村擄男惶恐日
家無碗米度葉根
幼年只知餓肚哭
慈母斷腸血淚吞
舊園老樹傷風雪
歲月毋忘國恨深



藝苑草
張茅



繽紛華夏
王環

瓊庫什台，哈薩克語為「大平台子」，是新疆伊犁一個哈薩克族小村莊，中國歷史文化名村。

因為有些偏遠，所以尚屬於小眾旅遊景點，進村路只有車轍、馬道；就是魯迅先生定義的那種，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只能順車轍進去的地方可想而知人煙，放眼望，雪山、森林、溝谷、高山草甸、草甸上愜意的馬牛羊、肆意的花花草草、偶爾閃過的小木屋，卻幾乎沒什麼人影，這反倒顯得我們很唐突，像無知懂懂闖入者，東瞧西望見啥都驚嘆，一副沒見過世面樣兒。當然也不能怪我們，儘管我幾乎跑遍全國各地，當看到眼前這所有的所有，還是語塞了，第一次感覺自己想像力和詞彙如此匱乏，竟無力詮釋；之前走過的最美公路、最美草原、最美村落，在此，黯然失色。

瓊庫什台在新疆喀拉峻草原深處，進村的沿路隨處可稱風景，且絕無僅有。

人體草原，顧名思義，它不是一馬平川一望無際，而是此起彼伏凹凸有致，這個「致」是大自然拗出的特別型致——美人腰身，細膩靈動逼真。裸露的土地是美人的麥色肌膚，綠茸茸的青草給美人穿戴上比堅尼，幾道縱橫的車轍勾勒出美人脊柱、腰臀、溝股和緊實的塊塊腱子肉；似有馬兒在美人背上閒庭信步，如地球在微微脈動。很想下去騎那幾匹馬。

伴着蔥蘢綠意繼續盤旋於各式各樣的山坡，有的像饅頭，有的像土司片，這個季節野花正坐在草毯上爭相綻放，山坡被聚攏來的不知名小花兒塗抹着色，黃一片紫一片；偶有溪水

新疆瓊庫什台

溝壑，沖刷出的粗糲砂石，隱約有點鱷魚的影子。不經意走過森林，高大筆挺很原始地延展到雪山邊，縱向把草原切割成深一處淺一處的油畫布，一兩間小木屋點綴其上，煙囪飄出淡淡的青煙。特別要提一下，這裏的木屋不似歐洲鄉野或者我們內陸新農村，它們的架構朝向完全不設章法，各自按自己喜歡任性慵懶地躺在坡上坳裏，或大或小，或長或方，或順坡斜拉，或直面陽光，屋頂都長着草。

越過森林俯衝下山，眼前幕布般豁然打開，遼闊的草原，成群結隊的牛羊馬，鶯飛草長中牧人正策馬揚鞭，自由、奔放、不羈，瓊庫什台到了。

瓊庫什台村居住着三百多戶哈薩克族人，鮮有外人來，村子仍很逍遙自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一條叫庫爾代河的溪流從不遠的雪山流來，流過村子四季，流向東邊遼遠的我們。村子房屋以木屋為主，據說最老那座已經歷一百多年。

跟隨牧民去騎馬，真正高大健碩鬃毛油亮的駿馬，真的後俊，上到這樣的馬背才知

曉馬上世界的精彩，瞬間會讓天地變小，讓距離消失。那座一路上總遠遠俯視我們的雪山，馬兒徑直帶我跑到它身邊；開了一天車仍連綿不絕的山坡，隨馬兒輕鬆站到山頂後，盡頭和天邊頃刻來到腳下；策馬翻過幾座山，不期而遇了幾分鐘的雨，把已經很潔淨的天地山野再水洗一遍；還帶來耶穌光，從雲縫透出一簾，有兩束竟呈龍鳳戲狀，打在山下一塊草地木屋上；彩虹也不缺席，還兩道。

烈焰般的晚霞下，木屋院子晚餐開始，客隨哈薩克族屋主，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興之所至再跟隨他們跳段黑走馬，當然我們更像群魔亂舞，但這其中簡單、熱烈、豪邁的快樂，我們真實感受到了。

醉眼矍矍中漫天的繁星感覺很近，伸手可摘。

早上的瓊庫什台又煥然成另一種，排排木屋沐浴在晨曦、晨霧、朝霞中，濕漉漉的；年輕的哈薩克騎手從晨曦、晨霧、朝霞裏出來再馳騁而去；炊煙嫋嫋飄過村邊樹梢，裹挾上鳥鳴、雞啼、狗吠，飄向山腰間早早起來吃草的馬兒；擠奶工正走向坡頂大樹下兩頭還在睡回籠覺的牛……此刻，請靜音，靜靜地看才最得當。

瓊庫什台有班車，每天傍晚到達，第二天早上出村返回。但你不來與不來，它都依然在。

在瓊庫什台村旁一個坡頂，遇到一輛車，一頂帳篷，一個人，正坐在草地上望着對面雪山吃西瓜。是寧波老鄉，一個人在附近轉悠了一個多月仍不想回，完全理解他。



◀前往瓊庫什台沿路的人家。作者攝

「太保壩燕」

「太保壩燕——房山琉璃河遺址專題展」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呈現了琉璃河遺址歷次考古發掘出土文物一百八十件（套），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一百一十三件（套）。房山琉璃河遺址實證了北京三千餘年建城史，在今年四月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新華社



▶在展覽中拍攝的克罍。

市井萬象

留守兒童天祥

八月在貴州的「悅讀夏令營」進入尾聲之時，我認識了一位小營員，留守兒童天祥。當初我是帶著強烈的好奇心抵達黔西南自治州貞豐縣的，一來想看看內地縣城的新面貌，二來想知道那裏的留守兒童是怎樣的一種生活狀態。我從未接觸過留守兒童，一直以來都是透過網絡和報刊了解他們的故事。

認識天祥是一場巧合。中午我和夏令營老師們在一樓的會議室吃午飯，正吃着聊着，會議室的門被輕輕推開，一個腦袋圓圓的男孩帶着一張笑臉出現在我們面前。一位年長的老師馬上招呼他，「天祥快來，給你加個雞腿！」他倒也不客氣，嗖嗖奔向那位老師，喜提雞腿一隻。我以為他也是其中一位老師的孩子，沒太留意。吃完雞腿，他開始做「正事」了，他在會議室裏巡視，把我們喝光的礦泉水塑料瓶一個個收走。這下他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問周圍的老師們：「這是哪位老師的孩子，這麼有環保意識？」身

旁的老師說，他不是任何一位老師的孩子，他每天都會在夏令營收集空塑料瓶，帶回家給奶奶。

天祥顯然聽到了我間接的表揚，他提着裝塑料瓶的袋子，走到我跟前，順便看看我的桌面有沒有遺漏的塑料瓶。我舉着我的保溫杯晃了晃，「我更環保，自帶杯子。」他馬上笑了。我挪過一張椅子，拍了拍：「過來和我聊會兒天。」

「我不喜歡看到空瓶子到處放，我收集起來每天帶回去給我奶奶賣廢品。」他高高興興地坐下，大大方方和我闡明用意。

「每天能收集多少瓶子，賣得了錢嗎？」

「差不多五塊錢吧。」

「五塊錢不錯嘛。」

「什麼？這麼多瓶子才賣五塊錢，很少的好不好？」

「奶奶賣了錢給你買什麼好東西？」

「買文具，也會買喜歡的書。」

「哦？你喜歡什麼書？」

「做科學實驗那些。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做過一個隱身衣的實驗，利用光線折射原理，衣服往身上一披，人就不見了……」雖然物理學得很差的我，不太明白這實驗，但看他眉飛色舞的樣子，也深受感染。

因為父母外出打工，他和五歲的弟弟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平時也肩負着幫忙照看弟弟的任務。我從他身上完全找不到我對留守兒童的刻板印象。他白白胖胖，衣衫整潔，性格外向，說話洪亮有禮貌。生活中的點滴小事都能讓他很滿足，很快樂。比如收集這些空塑料瓶，參加各種夏令營活動。他告訴我他最喜歡這次夏令營中的傳統文化課，因為能做出漂亮的中國紙扇，「好神奇的，明明就是一桶彩色水，可扇子從水桶裏面拎出來的時候，上面全部變成彩色的漂亮花紋。」

我們一問一答地聊着，直到有其他小營

員推門探頭，「天祥，該去練排節目啦。」天祥扭過頭，擺出一副小大人的模樣，「哎呀，你們沒看到我們還在說事情嗎？」我一陣恍惚，彷彿回到公司上班時，儼然是我老闆的口腔。

那一刻，我忘記了他的年齡，忘記了他作為留守兒童的身份，也忘記了心中那本能的某種憐惜與心疼，因為這位留守兒童太快樂了。好像這一場對話，只為讓我明白，兒童無需分什麼留守和不留守，我們只需要通過不同的途徑，在老師、志願者、親人朋友們的努力下，給予他們夠大的舞台和更多的關心，就能為他們創造出很多快樂的源泉，讓他們即便在故鄉「留守」，遠離父母，也能身心健康地成長。我想，這自然也是這「悅讀夏令營」的初衷之一。在閉營表演上，天祥穿着道具服，字正腔圓地說着台詞，我在台下拚命地鼓掌，他笑得特別燦爛。而我有信心，他的一生都會擁有這樣的笑容。